

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

最适合 9—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

# 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

一个散发着暖暖阳光味道的小女孩成长为淑女的故事

REBECCA OF SUNNYBROOK FARM

Kate Douglas Smith Wiggin

[英] 凯特·道格拉斯·维珍 著

王敏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

一个散发着暖暖阳光味道的小女孩成长为淑女的故事

## REBECCA OF SADDYBROOK FARM

Kate Douglas Smith Wiggin

[英] 凯特·道格拉斯·维珍 著

王敏 译



 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 / (美) 维珍 (Wiggin, K.D.)  
著; 王敏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4  
(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)  
ISBN 978-7-5399-7054-7

I. ①太… II. ①维… ②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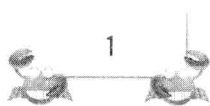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9472 号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| 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著 者   | (美) 凯特·道格拉斯·维珍 (Wiggin, K.D.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译 者   | 王 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黄孝阳 姚 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文字编辑  | 聂 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江苏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经 销  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652×960 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15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| 195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准书号  | ISBN 978-7-5399-7054-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24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我们共有七个 .....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丽贝卡的亲戚 .....  | 15  |
| 第三章  | 迥然不同的心 .....  | 21  |
| 第四章  | 丽贝卡的观点 .....  | 30  |
| 第五章  | 聪明人的办法 .....  | 35  |
| 第六章  | 阴影里的阳光 .....  | 45  |
| 第七章  | 利维波洛的秘密 ..... | 52  |
| 第八章  | 玫瑰花的颜色 .....  | 59  |
| 第九章  | 玫瑰化为灰烬 .....  | 65  |
| 第十章  | 彩虹的桥梁 .....   | 72  |
| 第十一章 | 涌动的才华 .....   | 78  |
| 第十二章 | 如此自我惩罚 .....  | 85  |
| 第十三章 | 白雪与红玫瑰 .....  | 95  |
| 第十四章 | 阿拉丁先生 .....   | 101 |
| 第十五章 | 宴会灯的光芒 .....  | 108 |
| 第十六章 | 成长的季节 .....   | 115 |
| 第十七章 | 阳光和阴霾 .....   | 123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章  | 丽贝卡做代表 .....    | 129 |
| 第十九章  | 执事后继有人 .....    | 137 |
| 第二十章  | 心灵的转变 .....     | 144 |
| 第二十一章 | 天际线更宽广 .....    | 152 |
| 第二十二章 | 三叶草和向日葵 .....   | 162 |
| 第二十三章 | 农场艰难时期 .....    | 173 |
| 第二十四章 | 阿拉丁擦神灯 .....    | 179 |
| 第二十五章 | 快乐的玫瑰花 .....    | 187 |
| 第二十六章 | 茶余饭后的闲谈 .....   | 198 |
| 第二十七章 | 辉煌灿烂的日子 .....   | 205 |
| 第二十八章 | 命中注定的枷锁 .....   | 213 |
| 第二十九章 | 母亲和女儿 .....     | 222 |
| 第三十章  | 再见了,太阳溪农场 ..... | 229 |
| 第三十一章 | 米兰达的道歉 .....    | 235 |



# 第一章

## 我们共有七个

梅坡伍德至利维波洛的路上，尘土飞扬，一辆旧马车“隆隆”地行驶着。虽然才五月中旬，天气却很炎热，都快赶上仲夏了。尽管赶车人杰里迈亚·科布先生对他的马匹宠爱备至，但他却从来都不曾忘记，自己是个送信人，得用它们来运送邮件。一路上都是连绵的小山。他用双手松挽着缰绳，人慵懒地斜靠在驾驶座上，一条腿舒舒服服地架在挡泥板上。他的宽檐旧毡帽耷拉下来，遮住了眼睛。他的嘴里嚼着烟叶，左脸颊跟着一起一伏的。

马车里只有一位乘客，那是一个小姑娘，头发乌黑发亮，穿着淡黄色的花布裙子。

尽管她一直用双脚顶着中间的座位，带着棉手套的双手也用力握着座位两端的扶手，可是她太瘦小了，加上坐姿又太僵硬，因此并不能保持平衡，只好在皮革椅垫上不时地滑来滑去。每当车轮陷进了比平常更深一些的车辙里，或者颠簸着碾过一块石头时，小女孩就会不由自主地被马车弹起，抛向空中，然后再跌落回到座位上。每次重新坐稳之后，她总要把头上那顶滑稽的草帽向后推一推，再把她的粉红小阳伞拿起来放好，好像这就是她最重大的职责似的。不过她更在乎的是一个珍珠钱包，只要路况允许，她都要把它摸出来看看，看到里面的宝贝既没有减少，也没有消失，就会露出欣慰和满意的神色。不过，科布先生对这些旅途中恼人的小细节可没有什么兴趣，他只管把客人送到目的地，并不在乎他们一路是否舒坦。实际上，他已经忘了这名小乘客的存在，因为她并不十分引人注目。

那天早晨，科布先生正要离开梅坡伍德邮局的时候，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个女人，径直走到他身前，问他这趟马车是否去利维波洛，还问他是否就是科布先生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她向不远处的小女孩点了下头。那个正急切地等待着答案的小女孩，立即飞跑过来，唯恐耽误一秒钟似的。小女孩大约十岁到十一岁的样子，但无论经历了多少个盛夏与寒冬，她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些。母亲把她搀进马车里，把一个包袱和一束丁香放在她的身边，还把一个旧毛织箱子的带子紧了紧，这才非常仔细地数了数手中的银币，付了车费。

“请您送她到利维波洛我姐姐那里。您认识米兰达·索亚和简·索亚吗？她们就住在那幢砖房子里。”说起来真是上天保佑，科布先生太熟悉这两姐妹了，好像她俩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一样。

“这个小家伙就是要去那儿的，她们也正在等她去呢。您能否帮忙照看她两眼？只要给她机会，她可能就会下马车找人聊天，或者把人带上车和她做伴的。再见了，丽贝卡！你可别淘气呀！乖乖地坐着别乱动，这样你才能清清爽爽、漂漂亮亮地到姨妈家里。路上可别给科布先生惹什么麻烦。您瞧，她激动着呢。我们昨天从汤普朗斯坐车过来，在亲戚家睡了一夜，今早又从她家搭车赶来，赶了整整八公里的路才到这里。”

“再见了，妈妈，别为我担心。再说了，我以前又不是没有出门旅行过。”

听到这话，母亲哧哧地笑了。她赶紧向科布先生解释道：“她以前去过维尔汉姆，在那住了一晚，仅此而已。这点经历，可没什么好吹嘘的。”

“可那的确是旅行呀，妈妈。”小姑娘赶紧申辩道，“离开了我们的农场，用篮子带上了午饭，坐了会马车，又坐了会蒸汽车，而且我们还带上了睡衣呢！”

“就算是这样，也不用宣扬得全村人都知道吧。”就这样，母亲打断了这位“见多识广”的旅行家的回忆。她又小声对女儿

说,试图最后一次教导她,“难道我以前没有跟你说过吗?睡衣啦,长筒袜啦,这些东西你可不能大声嚷嚷出来,尤其是旁边有男人的时候。”

“我知道啦,妈妈,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其实我想说的是——”这时,科布先生“驾”地喊了一声,一拉缰绳,那些马儿就迈起了平稳的步伐,开始它们日常的征途了。“其实我想说的是,那的确是一次旅行,既然——”这时马车已经上路了,丽贝卡不得不从车门上的窗子中探出头来,“既然带上了睡衣,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旅行。”

尽管兰德尔太太并不想听到这么不文明的词语,可女儿高八度的声音却一直在她的耳畔回荡着。她目送着逐渐远去的马车,直到它从视线中消失。随后,她收拾好了放在杂货店门口的包裹,跨上了停在拴马柱边的一辆马车。在她掉转马头准备回家时,她一度站起身来,举起手用以遮挡眼前的反光,凝望着远方马车驶过之处扬起的一团烟尘。

“我猜,米兰达一定要忙坏了。”她心中暗暗想着,“但我不能心软,只要能让丽贝卡成长、成才,那这样做就是值得的。”

车开了半个小时,一路上骄阳似火热浪卷袭着黄沙滚滚而来。至于科布先生,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盘算着自己去大都市米尔顿要办的事情。这一切干扰,再加上科布先生的脑袋瓜子向来都不灵光,因此他早就把要在路上照看丽贝卡的事情,忘得一干二净。

突然间,他好像听到,在“轰隆轰隆”的马车声、“吱呀吱呀”的马具声之外,夹杂着一个细小的声音。开始他以为那是蟋蟀、树蛙或鸟儿的叫声,但是后来他确定了声音传来的方向。于是他回头一看,只见小女孩小小的身体,正在安全所允许的范围内,尽力地探出窗外,她那条长长的黑辫子,随着马车的颠簸,晃动个不停。孩子的一只手中拿着帽子,另一只手拿着那把小巧的遮阳伞,她想用那把小伞去钩赶车人,以引起他的注意,却怎么也够不到。

“请听我说一句话。”她叫道。

科布先生闻言，立刻勒住了缰绳。

“倘若我坐您边上，需要多付钱吗？”她问道，“车厢里太滑了，而且很晒。这个车厢对我来说，实在太大了，我被撞到东、撞到西的，身上都撞青了。况且里面的那些窗子也太小了，能看到的東西实在是少得可怜。为了确定箱子没有从后面掉下去，我都快把脖子扭断了！那是我妈妈的箱子，她可宝贝着呢！”

等到这一长串话语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这一长串的批评终于告一段落后，科布先生才打趣着说道：

“要是你愿意，就过来吧。坐我身边，是不额外收费的哟！”说着，他就扶小女孩出了车厢，抱她坐上了前座，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

丽贝卡小心地坐了下来，认真抚平了坐在屁股下面的裙摆，把太阳伞展开，放在自己和赶车人之间。做完这些后，她往后推了推帽子，脱下她的针织白棉手套，然后兴奋地说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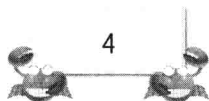
“啊，这样好多了！这才是旅行！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旅客！我觉得我刚才坐在那里，就像我们家被关在笼子里的母鸡一样。我想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吧？”

“哦，我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呢，”科布先生和蔼地说道，“还要两个多小时吧。”

“才两个小时啊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那就是一点半的时候到。那个时候，妈妈应该到安表姐家了，家里的孩子们应该吃过午饭了，汉娜也该把家里都收拾好了。我自己带了点吃的，当作午饭，妈妈说饿着肚子到砖头房子可不好。一见面就让米兰达姨妈给我弄吃的，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是那种万物生长的日子，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，不过太热了点。你怎么不把你的伞撑起来呢？”

她一边下意识地吧裙子拉了拉，盖住了那把伞，一边说：“哦，不，太阳大的时候，我从来不用这把伞。你知道，粉红色特别容易褪去。只有礼拜天，又恰好是多云的天气，我才带上它。



有时候太阳一下子就出来了，我就得赶紧把它盖好，当然免不了了一阵手忙脚乱。它是最心爱的物品，就是照管起来麻烦了些。”

现在，在科布先生那迟钝的脑袋瓜子里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：此刻坐在他身边的小家伙，尽管也叽叽喳喳的，却和他日常行车中看惯了的那些小家伙们完全不同。于是，他把马鞭收入囊中，把搁在挡泥板上的脚收了回来，把帽子向脑后挪了挪，还把嘴里咀嚼着的烟叶吐掉了。这样的一番整顿，让他的头脑清晰起来，可以思考了。自打上车到现在，他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起这位小乘客。被打量的丽贝卡，也盯着他看，友善的目光里既有天真和好奇，也有严肃和认真。

她穿的浅黄色印花棉布裙子虽然已经褪色了，却洗得干干净净，每个角落都认真浆洗过了。从裙子的皱褶立领中，露出了孩子那纤细的喉咙。她的脖颈是深棕色的，非常细长。她深色的头发，编成了长长的辫子，一直垂到腰际。她的头看上去是那么小，似乎不能承受她发辫的重量，头上戴着一顶小小的麦秆编成的帽子，看上去很奇怪。要么这是最新流行的式样，要么就是为了撑场面，从哪里找出来的古董。这顶淡黄色缎带镶边的帽子上，还装饰了一簇黑色和橙黄色相间的豪猪刚毛，在她的一只耳朵边上直挺挺地竖起。这奇装异服，让小姑娘看起来非常扎眼，非常与众不同。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血色，脸部的线条却很分明。说到五官，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科布先生还没来得及细看她的鼻子、额头和下巴什么的，就被她的眼睛深深吸引住了。她的眼睛折射出信仰的光芒，“冥冥中的一切，尔曾希冀，尔所未识，从其慧眼，皆能佐证”。她的这双眼睛，在她秀气的两弯眉毛之下熠熠生辉，就像夜空中两颗璀璨的星星一样。眼睛里的光芒宛如流动的波涛，在她黑亮瞳仁的映衬之下，时隐时现，美丽动人。她的随意一瞥，眼光是那么热切、关注，却又永不满足；她的深情凝视，眼神是那么魅力四射，却又神秘莫测，似乎能够看穿世间风情，直指人心深处。没有人能够解读丽贝卡的眼

睛。汤普郎斯的老师和牧师都曾想弄明白，为何她的眼睛有如此的魔力，但都徒劳无功。有年夏天，村子里来了一名年轻的艺术家的，她想画下红色的谷仓、废弃的磨坊，还有村里的小桥。最终的结果却是，她放弃了所有这些当地的美景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孩子的脸上——她那原本普通的小脸，因为一双眼睛而被赋予了无限神采。这双眼睛，源源不断地传递着种种信息和暗示，似乎拥有催眠的魔力和深邃的洞察力。仿佛在这双眼睛的最深邃之处，仍然光芒四射，让人们不由自主、永不厌倦地想要探索，想要解读。这双眼睛甚至会让人们产生错觉，以为他们从中读出的，正是他们内心的想法。

科布先生的思想，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。那天晚上，他对妻子提到了这个孩子。不过他只是简单地说，每当这个孩子看他的时候，那双深邃的眼睛都触动了他的内心，让他有点晕头转向。

“这把伞是罗斯小姐送给我的，她会画画。”丽贝卡说道。在和科布先生这样对望过以后，她已经记住了他的模样。“您注意到这粉色的双层皱褶、这白色的伞尖和伞柄了吗？它们都是用象牙做的。伞柄上有点疤痕，这是范妮在我不注意时，乱啃乱咬留下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那么喜欢她了。”

“范妮是你妹妹吧？”

“我的一个妹妹。”

“你们家一共有几个孩子？”

“七个。有首儿歌，写的就是七个孩子的故事——

‘姑娘马上回答说，  
哦，我亲爱的主人！  
我们一共有七个。’

我在学校里学会了哼这首儿歌。可有些同学真讨厌，他们总是笑话我。汉娜最大，我是老二，接着是约翰、珍妮、马克、范



妮，米拉最小。”

“哟，真是个大家庭呐。”

“太大了，每个人都这么说。”丽贝卡的坦白回答，明显带上了一种成人的味道，这实在太让科布先生意外了。他咕哝了一句“我的神啊”，就又塞了一把烟草到左腮帮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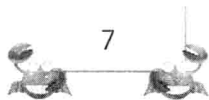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们都很好，但就是很麻烦。您明白的，要喂饱这么多孩子，得花许多钱。”她继续说道，“很多年来，汉娜和我除了晚上给弟弟妹妹们脱衣服、让他们睡觉，早上给他们穿衣服、叫他们起床以外，几乎什么事也做不了。不过现在终于不用这么麻烦了，这真是一种解脱。等我们都大了，债也都还清了，就有好日子过了。”

“终于不用了？你是说，你离开家了，所以不用了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是说，他们都长大了，而我们家也不会再添新宝宝了。妈妈这么说过，她说话一向算数。米拉后面，真的再也没有孩子出生了。米拉现在三岁了，她是在爸爸去世的那天出生的。米兰达姨妈本来是希望汉娜——而不是我——去利维波洛的，但妈妈放不开她。她比我能做家务，的确是这样的。昨天晚上我跟妈妈说，要是家里再添宝宝的话，就叫我回来好了。因为一个婴儿，要汉娜和我两个人才照顾得过来，至于我妈妈，她既要做饭，还要管农场的事儿呢。”

“哦，你住在农场里，对吧？农场在哪里呢？离你上车的地方近吗？”

“近？怎么可能呢？至少得有个上千公里吧。我们从汤普朗斯坐汽车出发，坐了很久才到安表姐家，在她家睡了一晚。第二天起床后，又坐了很久的车，才到达梅坡伍德车站。我们农场无论到哪都远得要命，好在我们学校和教堂就在汤普朗斯。从那儿到我们农场，只有两公里。和您一起坐在这儿，感觉真的特别好，就像爬上教堂的尖顶一样。我认识一个男孩子，他曾经爬上了那个尖顶，他说，从上往下看，人呀，牛呀，小得就跟苍蝇一样。后来我自己也爬了上去，但没看到什么人，只看到了奶牛。



可是它们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小，这让我多少有点失望。不过再怎么(说到这里，她突然高兴起来了)，也没有它们在我旁边时，看上去那么大，不是吗？所有刺激有趣的好事，都归男孩子。女孩子就只能做男孩子挑剩下的事情，又枯燥又无聊。女孩子不能爬得太高，或者走得太远，也不能在外面呆得太晚，或者跑得太快。女孩子什么事也不能做。”

科布先生用手背擦了擦嘴巴，喘了口气。他感觉自己总是匆忙地从一个山头赶往另一个山头，中间连停下来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

“我好像还没弄清楚你们农场在哪里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我曾经去过汤普朗斯，在那过得还很快快乐。你们家姓什么呢？”

“兰德尔。我妈妈叫奥蕾莉亚·兰德尔。我们的名字分别是：汉娜·露西·兰德尔、丽贝卡·罗威娜·兰德尔、约翰·哈利法克斯·兰德尔、珍妮·林德·兰德尔、马奎斯·兰德尔、范妮·埃尔斯勒·兰德尔和米兰达·兰德尔。一半的名字是妈妈取的，另一半是爸爸取的。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顺利，所以他俩决定，用利维波洛米兰达姨妈的名字命名小么米拉。他们希望这么做能带来好运，但结果并没有。我们现在都叫她米拉。其实我们的名字，都是有渊源的，都是根据某个特定的人物命名的。汉娜的名字取自儿歌《坐在窗前缝袜子的汉娜》；我的名字取自小说《劫后英雄传》；约翰·哈利法克斯是一本书中的男主角；马克的名字来自我们的叔叔马奎斯·德·拉法耶特，他是双胞胎中的一个，很早就夭折了（双胞胎往往不能顺利地长大成人，而三胞胎几乎都长不大。科布先生，这些您知道吗？）。我们并不叫他马奎斯，都叫他马克；珍妮的名字来源于一名女歌星；范妮的名字取自一名漂亮的舞蹈家。妈妈说，她俩都和自己的名字不配，因为珍妮唱歌根本找不到调子，范妮的腿也僵硬极了，完全跳不了舞。妈妈本来想，不用她们中间的名字，就叫她们简和弗朗西斯得了，但她说那样做对爸爸不公平。她说我们应该永远都支持爸爸，因为周围的一切事情，似乎都和他过不



去。要不是运气太差了，他也绝不会走得那么早。我想，关于我的家庭，我能说的就这些吧。”她认真地结束了这一番介绍。

“我的乖乖！这已经足够了。”科布先生叫道，“天下的名字，都快被你妈妈给取光了。你的记性真好，我猜，学校的功课，对你来说一定是小菜一碟吧？”

“功课倒是不难，问题是我必须得穿上鞋才能走到学校去上课呀。你看我脚上这双鞋，簇新簇新的，怎么也得穿上六个月吧。妈妈总叫我穿鞋省点，可是，除了脱了鞋子赤脚走路以外，好像也没什么别的法子可以省鞋子呀。而且在利维波洛，我不能赤脚走路，这会给米兰达姨妈丢脸的。一到米兰达姨妈家，我就得马上去上学了。两年后，我会去维尔汉姆神学院学习。妈妈说，这样对我很有好处，能够让我成才。念完书后，我想和罗斯小姐一样，做个画家。不过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想法，妈妈觉得我最好去教书。”

“你家的农场，不会就是原来的霍布斯农场吧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们家的农场就叫兰德尔农场，至少妈妈是这么叫它的。我嘛，我叫它太阳溪农场。”

“我想，只要你知道它在哪里，无论你叫它啥，本质上都不会有什么区别。”科布先生觉得自己这话说得精辟极了。

听他这么说，丽贝卡立刻就把自己全部的目光都投向了，目光里带着不满和责备，甚至有点严厉。她回答道：

“哦，您可别这么说，否则就和其他那些人一样了！给事物取不同的名字，本质绝对是不同的。我如果叫它兰德尔农场，您能想象出它的样子吗？”

“想象不出。”科布先生有点不自在了。

“现在我叫它太阳溪农场，您会联想到些什么呢？”

此刻，科布先生觉得，自己就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，正在沙滩上喘着气。这个问题让他尴尬，但回答它又是不可逃避的责任。因为此刻丽贝卡的双眼就像探照灯，照彻了他脑袋中所有的想法，一直照到了他后脑上的那块斑秃。

“我会想，那个农场附近，应该有条小溪。”他嗫嚅着说道。

丽贝卡看上去有点失望，但并没有气馁：“说得不错啊，”她鼓励道，“你性格温和，但不够热情。那儿是有条小溪，不过那可不是一般的小溪，它浅浅的，溪水潺潺地流淌着。底下铺着雪白的细沙，还有许多闪闪发亮的鹅卵石。只要天空中有一丝丝的阳光，小溪就能捕捉到，整整一天，它都是金光闪闪的。小溪的两岸，长着许多的小树，还有低矮的灌木。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的肚子在咕咕叫了。早上因为担心赶不上车，我一口早饭也没吃上。”

“那好，现在你先把午饭吃了吧。我要到米尔顿再吃东西。到时候我要吃一个馅饼，再喝一杯咖啡。”

“要是我去过米尔顿就好了。我想，这个城市一定又庞大又气派，甚至要超过维尔汉姆吧？它应该更像巴黎，对吗？罗斯小姐跟我说起过巴黎。她送给我的这把粉红遮阳伞，还有这个珍珠钱包，就是在巴黎买的。您瞧，只要按一下这个揿钮，钱包就打开了。钱包里有二十美分，我得用这笔钱买邮票、纸张、墨水什么的，要用三个月呢。妈妈说，米兰达姨妈要供我吃穿，还要供我上学买书，她不会愿意再给我买这些东西的。”

“巴黎也没什么了不起，”科布先生有点不屑地说，“它是全曼恩省最不好玩的地方。我赶车时到过那儿好多次了。”

丽贝卡不得不又责备科布先生了。尽管无言，但也是一种责备。她不满地看了科布先生一眼，但马上就收回了目光。

“巴黎是法国的首都，你得坐船才能到那儿呢。”她教育科布先生道，“我们地理课本上提到了巴黎，书上说：‘法兰西是一个欢快活泼、彬彬有礼的民族。法国人喜欢跳舞，喜欢淡酒。’我问老师：‘什么是淡酒？’他说可能就是新酿的苹果酒或者姜汁麦芽酒之类的酒吧。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能想象出巴黎的风光。美丽优雅的女士们，随身携带着粉红色的遮阳伞和珍珠钱包，欢快活泼地跳着舞；仪表非凡的绅士们，也风度翩翩地跳着舞，还喝着姜汁麦芽酒。不过，您可真幸运，您几乎每天只要睁开眼睛，



就能看到米尔顿。”丽贝卡憧憬地说着。

“米尔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科布先生回答道。听他口气，好像他已经到过了地球上所有的城市，发现它们全都不过如此一样。“快看我，我要把这份报纸，投到布朗太太家门前的台阶上。”

随着“嗖”地一声，这团报纸果然分毫无差地落在了他说的地方，落在了纱门前用玉米壳做的门垫上。

“哦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！”丽贝卡兴奋地大叫起来，“你简直和马克在马戏团看到的飞刀人一样。我真希望有一条长长的街，沿街是一排屋子，每个屋子前都有纱门和玉米壳做的门垫，然后您就挨个在每家的门垫上扔一份报纸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我也不一定都能扔准。”科布先生笑着说。他这会可得意了，却故意表现得很谦虚，“今年夏天，要是你姨妈米兰达同意的话，在我的马车生意不那么忙的时候，我可以带你去米尔顿玩。”

一种如食甘霖的兴奋，传遍了丽贝卡的全身，从她脚底的新鞋一路向上，直达头上那顶麦秆编织的帽子，又传到她的黑色辫子上。她激动地按着科布先生的膝盖，眼睛里噙着喜出望外的泪水，声音哽咽着说：“哦，这不是真的，不可能是真的！想想我竟然能去米尔顿！这真的就像我有个神仙教母一样，她问我有什么愿望，然后就帮我实现了那个愿望。你有没有读过《灰姑娘》，或者《黄色小矮人》？《青蛙王子》呢？《戴金锁的仙女》呢？”

“都没看过，”科布先生想了想后，小心地回答道，“我不认为我自己看过你刚才说的那些故事。你怎么会看过这么多呢？”

“哦，我看过很多书，”丽贝卡漫不经心地回答道，“我父亲的藏书，罗斯小姐的藏书，学校里好多老师的藏书，我都看过了。我还看过主日学校图书馆的所有藏书。我看过《点灯人》、《苏格兰酋长》、《劫后英雄传》、《雷德克里夫的后嗣》、《医生的妻子》、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、《赤栗鼠的金子》、《普卢塔克的生活》、《华沙的撒迪厄斯》、《天路历程》，还有很多别的。你读过什么书啊？”

“你读的那些书，我一本也没读过。不过我年轻那会，也看过不少书。现在我每天得赶车，所以就只能翻翻年历书、《每周卫报》、《曼恩州农民杂志》这些了。注意，又要过河了。这长长的山坡，是这一路上最后一个了。等我们到达坡顶，就能看到远处利维波洛的烟囱了。这段路程并不算远。我自己住的地方，离你姨妈家的砖屋也就半英里路。”

丽贝卡开始坐立不安起来，她的手在腿上紧张地胡乱划动着。“我以为我不会紧张的，”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，“但我还是有一点紧张，特别是刚才你说快到了的时候。”

“你想回去吗？”科布先生觉得有点奇怪。

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勇敢、自豪地说道：“我绝不会回去！我也许会害怕，但不会逃跑，逃跑太可耻了。去米兰达姨妈家，就像去漆黑的地窖中探险一样。楼梯下面可能藏着可怕的巨人和妖怪，可是，就像我告诉过汉娜的那样，我们也有可能遇到的是美丽的小仙女、可爱的小精灵，还有英俊的青蛙王子。到维克汉姆要穿过一条大马路，现在我们去姨妈的村子，也要经过一条大马路吗？”

“我认为可以说是一条大马路。你索亚姨妈就住在那条大马路上，不过那条路上可没有商店，也没有磨坊。这个村子可是小得要命，要是你想打听什么事儿，就得过河，到对岸我家来。”

“这真让我难过，”丽贝卡叹了口气，“要是我们此刻能经过真正的大马路，该有多气派啊！高高地坐在这两匹骏马的后面，撑起我粉红色的小阳伞，那样的话，镇子里每个人都会想，这个身边放着一丛丁香、一个毛织箱子的女孩是谁啊？那样一来，我就像极了上次盛装游行中的美丽女子。去年夏天，一个马戏团来到了汤普朗斯，一天早晨，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游行。妈妈让我们都走到游行的队伍中去，就连小米拉，我们也用推车带了进去。否则，下午我们就没法看到他们的表演，因为进场的门票对我们来说实在太贵了。游行队伍中有许多马儿，笼子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，它们都可爱极了。小丑们都骑在马上。队伍的

